

国宝之光

蕴含古代哲学思想的龟座凤形灯

张启泽

山东日照市博物馆有一个常设展厅——海曲汉墓展厅,该厅展出了汉代海曲县城故址出土的墓葬文物。近日记者在展厅内看到,这些器物品种丰富,大量带有民间工艺色彩的日用品很多都是难得一见的。其中一件龟座凤形铜灯,因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设计理念,被誉为镇馆之宝。

在山东省日照市西郊,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西十里堡村。村西南不远处是一片低矮的丘陵地,日东高速公路从这里蜿蜒向东进入日照市区。就在高速公路南侧,东西一溜分布着几个大封土堆,呈三角状分布。这几个封土堆,当地沿袭相传为“王坟”和“娘娘坟”。封土堆北面约1公里便是汉代海曲县城故址。

据日照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坊间流传一种说法,在“王坟”和“娘娘坟”之间,还有砖筑暗道相通,许多当地老人都曾亲眼所见。后来经发掘证实,所谓的暗道只是被破坏的砖室墓的墓壁而已。据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附近村里曾有人于此得到一件“神灯”,以致后来发掘出土了一件龟座凤形铜灯,被人们称为“又出了神灯”。

2002年春,为配合同三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公路占压的封土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

次发掘历时近三个月,共清理墓葬90座,全部属中小型墓,为山东地区迄今保存最完好的汉墓。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共出土陶、铜、漆、木、竹、玉、铁、角器等1200余件。

挖掘出土的器物中,漆木器近500件。色彩艳丽、花纹繁缛、镶嵌金银,是山东地区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也是保存最好的一批。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汉墓中还出土了目前山东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汉代丝织品。其中最大的一块长2.6米,宽0.96米,精美的刺绣花纹图案出土之时仍清晰可见。大部分丝织品呈咖啡色,平素无纹,仍具有一定的柔韧性。一件件精美的器物保存完好,木棺表面的朱漆仍有艳丽的色泽。这些珍宝再现了汉代日照地区的发达与辉煌,也为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和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此次发掘也因此被评为“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发掘,除漆木器和丝织品之外,还发现了一批比较重要的青铜器,不过大部分保存情况不理想。洗、鼎、钫、壶等容器大多残破,只有灯、炉、带钩、铜镜保存比较好。其中一件龟座凤形灯,也

就是被当地村民誉为“神灯”的器物,造型非常优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此件铜灯,因其具有的独特艺术造型,被国家文物局编写的《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采用为封面图片。

在博物馆展厅内,记者看到这尊铜灯。高18厘米,灯盘口径10.6厘米。由三部分组成,顶部为浅圆盘形灯盖,中间为一展翅凤鸟灯柱,下部以神龟为底座。凤鸟昂首翘尾,全身细刻羽毛,颈长伸而向后弯转,凤鸟头顶一喇叭形灯盘,凤足稳踏龟背之上。神龟双目圆睁,也作昂首形,龟背刻纹清晰可见。凤鸟展翅欲飞,神龟跃跃欲试,整个造型充满了动感与活力。

中国古代的器物多数蕴含传统朴素的哲学思想,龟座凤形灯也不例外。龟座凤形灯刻意作出龟形座、凤鸟(朱雀)头顶灯盖的式样,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被古人誉为天之“四灵(四神)”,而金、木、水、火、土被古人称之为“五行”。龟座凤形灯的设计正好暗合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和四灵的观念。

凤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朱雀,她是一种虚构的神鸟,也就是传说中的凤凰。在古代凤凰为南方赤色的代表,是南方之神,它的别名还有玄鸟、青鸟、鸞鸟、赤鸟等。古人视凤凰为神鸟百雀之王,预示了吉祥、安宁、子孙兴旺,象征着蓬蓬勃勃。凤鸟具有能歌善舞的灵

性,又可给人间带来吉祥,汉代贵族因此把凤鸟作为祥瑞的象征。神龟即玄武,是一种黑色的大龟,是北方之神。玄武是龟蛇合体的神兽,因蛇形如龙,故古人敬蛇并祈祷如龟寿般生命不息。

作为此盏铜灯而言,凤鸟是南方之神,南方为火,所以凤鸟象征火,以朱雀做灯柱,头顶着燃烧火焰的灯盖,自然具有帮助灯火长明之意,取意“火长明不熄”;神龟是北方之神,北方为水,所以龟象征着火。对于人类来说,火既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又容易给人类带来灾难,即火灾。因此,以龟做底座,应该具有以水灭火,防止火灾发生的理念。以朱雀和神龟作为灯具的造型,寄托汉代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龟座凤形灯(日照市博物馆供图)

藏宝于馆之我见

王毅

首先,博物馆数量的剧增导致对藏品需求加大。截至2011年底,博物馆总数已经达到3589座。这些新建馆大多为地区性综合历史类博物馆,藏品以历史文物为主,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且分布极不均衡,有限的文物资源难以满足新兴博物馆急剧增长的藏品需求。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兴起新一轮的收藏热,大量资金涌入文物市场。在这样一种“全民搞收藏”的形式下,博物馆的征集工作举步维艰,很少有人愿意把藏品卖给博物馆,而经费短缺也使博物馆面对拍卖会上动辄数百万元、上千万元的文物精品只能“望宝兴叹”。

第三,社会捐赠是博物馆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一个博物馆社会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中国博物馆历史上,社会捐赠曾对博物馆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最后,中国现有500余座私人博物馆,它们依托创办者的个人藏品充实馆藏,其中不乏实力雄厚,藏品丰富的展馆。私人博物馆的兴起为艺术品提供了展示和储存的平台,国有博物馆不再是唯一去向,本来就有限的藏品资源被分流,国有博物馆的征集渠道被进一步挤压,藏品征集更加困难。

山东博物馆是山东省5家国家一级馆之一,近年来,该馆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开展藏品征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山东博物馆专门制定藏品征集计划,明确征集重点,开展征集活动。2009年,山东博物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文物。此次征集是山东博物馆建馆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征集文物,共征集瓷罍、玉器、书画、鲁绣等文物近4000件。第二,使用专项经费和接受捐赠成为征集藏品的重要方式,考古发掘与公安机关移交成为有效补充。山东博物馆在历年征集过程中,使用专项经费和接受捐赠征集的藏品占每年增加量的90%以上。第三,利用征集藏品,开展主题展览。山东博物馆创办“山东名人馆”,对著名画家张登堂的80幅国画精品,于希宁后人捐赠的书画及部分遗物进行整体策划布展;对征集的56件动物标本,策划并举办“不只是看客——山东博物馆自然贺岁特展”等展览。2012年,山东博物馆与贝林基金会合作征集非洲动物标本,打造自然名展“非洲动物大迁徙”。此次捐赠对扩大山东

博物馆的影响力,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开展了一系列藏品征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亦不容回避。我们应当调整思路和工作方法,建立一套适应新时期博物馆发展要求的藏品入藏体系。

目前,综合历史类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各时期的文物是博物馆藏品征集的主要目标。综合历史类博物馆应当也必须以考古发掘品为基础建立、完善自己的藏品体系。然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博物馆和考古机构各自独立,考古部门多自建库房保存文物,不愿将文物移交、调拨给博物馆。针对这种状况,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合理的出土文物移交机制,协调解决考古研究与展览展示之间的矛盾,在政策上明确考古发掘所获文物,必须定期移交博物馆,彻底解决博物馆藏品来源的危机。

在艺术品市场成熟的国家,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于文物和艺术品的捐赠行为进行鼓励。最主要的方式是税收方面的优惠,以此调动公民的捐赠积极性。目前,我国并没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虽然从理论上可以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执行,因为公益事业捐赠法没有区分钱款捐赠和实物捐赠。文物、艺术品这样的实物捐赠,真伪品质和价格核定的问题解决不了,税收优惠政策很难落实。所以,应尽快出台科学合理的私人文物艺术品捐赠法规,保证捐赠者的利益,使捐赠行为有法可依,有例可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兴起了新一轮的民间收藏热,各类文物的价格被不断炒高,由此加大了国有博物馆征集藏品的难度,与社会资金相比,博物馆的征集经费捉襟见肘,很难在拍卖会等场合竞购到精品文物。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要主动出击,通过广泛的舆论宣传来引起社会各界对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的关注,努力争取国家、省、市等层面的配套资金,甚至是企业和私人的赞助,投入到藏品征集工作中去。对于民间收藏新动向,各大古玩市场新行情、知名艺术品拍卖公司动态,博物馆也要密切关注,变被动为主动,用有限的经费征集到更多更好的藏品。

在博物馆,色彩能够表达感情

王卫东

“色彩能够表达感情,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去过巴黎卢浮宫和伦敦国家美术馆的人除了欣赏经典作品之外,还会对于作品陈列的环境,整体氛围的营造,尤其是大面积墙壁的颜色以及它们与作品之间的色彩搭配印象深刻。色彩能够对于视觉产生最直接的刺激,同时也是改变环境、营造氛围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

目前,我国的博物馆建设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日益受到重视,博物馆正逐渐从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为主的单一模式向集参观、教育、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消费场所转变,逐步成为一个地区历史文化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类与历史类博物馆的展出空间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陈列博物馆的固定馆藏,二是各类机构、组织和个人的短期临时性展览。

与一个好的陈列展览相关联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展品本身的“价值因素”之外,对于空间色彩的合理布局、搭配是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有时还会对展品的最佳展示产生深刻的影响。这里谈的空间色彩搭配,并不只是单纯地谈展出空间色彩的特点与展品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一个完整的话题,而是一个空间综合体的概念。这之中涉及如下几个关系:墙体的固有颜色选择与展品总体色调之间的动态关系;墙体的固有颜色与自然光源因为时间、季节等原因而发生的视觉变化关系;墙

体的固有颜色与人造光源之间合理配置的有效关系,此关系在当下的陈列设计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墙体涂料本身的物理特性的“健康性”问题,这是目前倡导环保、低碳生活的首要关注点,也不能忽视。

和法国卢浮宫以及英国国家美术馆不同的是我国现有的大多博物馆,都属于配合当地文化历史的“新型建筑”。前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原有(古典)历史建筑之中陈列艺术品收藏,客观上讲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色彩的真实呈现有着绝对的相对性,色彩的总体视觉效果与色彩和色彩之间由于大小、比例、形状、明度等对比有着直接的关系。所有物体和艺术形式,也一定是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出现在自然光和人造光之下,因此,考虑这两种光线对于所选颜色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眼下,我们很多的室内展览空间大多是封闭性的,鲜有充分利用自然光源的经典范例,多需要借助人造光源来进行照明。在这种情况下,展品色彩的“真实还原”,或者说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展示主题效果,光源的因素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必要条件,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展品的效果呈现。

其次是自然光源的利用。我国绝大多数省份在北回归线以北,四季较为分明。从自然光源的合理利用上应该有很多的可行性。相较于人造光源的广泛应用,自然光源的利用率比较低,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建筑结构设计的限制性因素,有地理纬度的客观存在因素,有季节气候而产生的光照长短等因素,这些都制约了对于自然光源的充分运用。还有,就是目前的很多馆藏展品由于其特殊的文物特点对于温度、湿

度、色温有实际要求,譬如,日光中所含的紫外线可能对于展品的损害。再者,就是出于安全防护等多方面的考虑。但是,在倡导环保、低碳、可持续性、循环利用的当下,在实际展馆空间设计、布局、陈列中优先考虑以上核心因素对于营建一个健康的展览环境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三为人造光源的利用。对于火的使用被认为是人造光源的起源,这样看来人造光源的历史和人类的文明史几乎一样长。伴随着现代电灯的发明,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照明技术的不断改善,人们对于人造光源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开始越发重视照明质量与光污染问题。这里面尤其是过度使用照明设备所造成的光污染问题是当下一个重点关注的课题。

地面的色彩搭配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人的视觉观察区域很大程度上是由身高决定的。通常,视线的自然注视习惯在我们各自视平线的水平高度,并且往往是略高而不是向下,这是由于我们的视觉本能决定的。这一习惯就容易让我们在展示设计尤其是具体陈列过程中忽略地面的色彩,以及它的存在与展品与周边环境的色彩关系。从视觉舒适度的角度考虑,中度灰、浅灰色、明度略高的偏黄的各类暖色是不错的选择;从与环境色彩的搭配契合度上考虑,明度略高的浅灰色或者标准的浅灰色都是最佳的配色。这类色彩的存在可以很好地衬托周围的主色调,同时不会产生喧宾夺主的不当印象。

色彩的因素,无论是视觉领域可感的、可触的,还是心理领域可感知的、可产生共鸣的,再是历史、地理、民族等原因的传统色彩习惯,几乎贯穿展示陈列的全过程。色彩对于一个博物馆而言也是塑造自身价值、体现自己性格的重要手段。